

113102119 梁宏安

陳又津的《我有結婚病》表面上是探討女性婚姻與家庭困境的小說，但實際上，它切入的是一個更深層的社會問題——當代社會中，人如何在傳統價值與現實壓力間掙扎求存。這本書使我反思，在婚姻這個制度裡，到底誰獲得了更多自主權？家庭關係是否是一種延伸的社會競技場，讓階級、性別與資本的權力關係更加具象化？

小說裡的女性角色，幾乎在為生存而戰，成為愛情、或為經濟，或只是為了在狹小的空間裡爭取一點呼吸的餘裕。她們的選擇從來不是純粹的個人意志，而是被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推著走。結婚，或許是某種逃離，但也是另一種進入——進入到另一個更複雜、更難以擺脫的困境之中。書中的女主角不斷相親，試圖透過婚姻尋找出路，然而當她踏入婚姻，才發現這條路並沒有比原生家庭好走多少。這讓我想到了，台灣社會對婚姻的期待仍然根深蒂固，不論男女，似乎一旦到了適婚年齡，就該有所交代，而這種「應當如此」的觀念，反而讓許多人陷入不幸福的關係中，進退兩難。

婚姻從來都不只是兩個人的事，而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。現今社會中，女性教育程度與經濟能力逐漸提升，理應享有更高的自主權，然而這份「自由」往往是有條件的。結婚之後，職場上的女性依舊面臨「生育懲罰」，在家庭內部，許多男性仍缺席於家務與育兒之中。即便經濟獨立，女性依然需要在傳統價值觀與現實需求之間權衡取捨，於是，「不結婚」成為部分女性的選擇，但這一選擇，又會被社會視為「不負責任」或「過於理性」，甚至淪為網路上與

論攻擊的對象。

網路在這個時代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，也間接成為新的枷鎖。書中描寫許多女性透過網路尋找片刻喘息的空間，無論是與陌生人對話、建立新的關係，甚至短暫逃脫母職的角色。但這種「逃離」本身，也證明現實的不自由。當一個制度讓人不得不尋找另一個空間來補足自身的需求，那是否代表，這個制度本身就是有問題的？

說到底這不只是女性的問題，而是整個社會需要面對的難題。當女性被期待在婚姻中付出更多，當男性在家庭內部的缺席被合理化，當一個人的價值被婚姻與生育有所衡量，這不只是性別不平等，而是整個社會對於人的存在方式仍有極大的侷限。吳爾芙的《自己的房間》，她主張女性需要一個空間來創造與思考，但我認為，這不僅僅是女性的需求，而是所有人的需求——我們都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，不僅是物理上的，更是心理上的，一個不被社會既定框架束縛的自由之地。

這本書讓我重新思考婚姻、家庭與個體之間的關係，讓我意識到，這個議題沒有標準答案。或許最重要的不是找到「對的選擇」，而是有沒有選擇的權利。當一個社會能夠讓人自由選擇結婚或單身，生育或不生育，而不被異樣眼光審視，那才是真正的進步。